

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

扎劲

『专用券』搭『转一圈』

文／阮鉴祥

第五十九期题目翻译选登

水调歌头 中秋

(上海话版)

文 / 钱乃荣

 铿亮个月亮，啥辰光会得有？
 我一面老酒嗒嗒，一面问声天老爷。
 啥人晓得天浪向个花花世界，
 今朝三更半夜是两零几几年？
 我真想乘神舟10号回转去望望老天爷，
 只不过怕天高头实在冷煞快，
 一家头拉拉城堡皇宫里向豁一转有眼吓咭咯。
 哦！阿拉还是蓬拆拆跳起来哦！
 连我个影子也辣搯发摇发，像煞天浪向还勿及地浪世界好白相。
 辣金茂大厦顶浪兜来兜去，偷迷仔眯眯石库门里个阿狗阿猫，
 一看哪能大家伙晒勿着？有啥郁闷闷塞头！
 依只月亮啥讲究介拎勿清总归要辣人家分别个辰光瞎圆瞎亮！
 人生常常要开心得双脚跳调转头来哭出乌拉，一歇歇轧朋友一歇歇离来远七长八；
 月亮也来轧闹猛一歇暗黢黢一歇亮堂堂，刚刚圆了圆隔手又黯[ngak]脱一块介勿识相。
 掰桩事体真真叫天生吓没办法！
 但愿个个人亨八冷打伢长生勿老哦，
 各到各处一道望到月亮浪个高维修美眉交关嘢！



弄堂茄山河

亦君/画



爆大米子

文 / 蒋忠平

 首先要讲清爽个是，阿拉上海闲话里个“大”通常都念作“肚皮”的“肚【du】”，所以爆大米子就念作“爆大【du】米子”。现在可能小一眼个小团倂勿晓得“爆大米子”是啥个东西，但稍许大一眼个人应该倂晓得个。因为拉拉过去，阿拉崇明乡下头，爆大米子是阿拉掰种小鬼【ji】头个一种零食，当作小吃物事，用当今时髦个闲话讲叫作美食。
 记得阿拉小个辰光，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拉拉小车子浪推着“爆锅”个人游走垃垃乡下头个宅伴里，大声吆喝：“爆大米子喂——，大米子爆哦——”。只要有三头五家人家想“爆”，伊就停下来，卸下“爆锅”，开始露天营业。依还勿要小看乡下头个老头老太或者是妇女小团，凡要爆大米子个一律自动排队，也勿需要强制叮嘱咯，各家各户伢规规矩矩排好队，假使啥人有事体想先“爆”，自家会得和前头个人商量咯，秩序倒真是蛮好咯。
 说起爆大米子，其实也老烦个，要带邪气多个物事到现场，除了玉米或者大米掰两样主料外，还要带好燃料，一般倂是“大【du】米节头”（乡下头玉米剥下来后的芯子），或者木柴片，还有糖精，装“大米子”个畚箕，干净且密封个油子袋，确保“大米子”松脆而勿发软。通常都要备齐了掰些物事后才好耐心地排队等候。记得掰辰光开锅时个情绪是邪气紧张个，因为开锅个辰光声音是老响个，就像放炮仗，阿拉掰种小团总归要用手拿两只耳朵管抵牢，否则耳朵震得来精灵精灵响。



沪语童谣

小毛去剃头，
剃个光郎头，
阿爷皱眉头，
依做小老头？
小毛摇摇头

摸摸阿爷头
依是大老头
我是小鬼头
两个光郎头
照亮屋里头。

光郎头

文 / 杨建明

我有双“懂经”鞋

文 / 唐瑞清



老里八早

 朋友道里茄山河，讲上海人讲究翻行头，随便阿能介个衣裳倂敢穿身浪。是个，但也勿倂正确。
 上海滩从晚清《五口通商章程》出台，东西方文化交融，各式各样服装鞋帽粉墨登场。1860年开始，“时髦”二字定格沪上，“海派”服饰一时浪头成为仔引领全国服饰时尚个中心城市。伊做工考究、面料吃价、款式新鲜、品种海咸。所以讲，辣穿着高头一直相当新潮大胆。可惜“大跃进”年代，老百姓袋里呒没钞票，连肚皮倂填勿饱，假使啥人有件把登样眼个白衬衫，脚高头穿双7块5角6分个猪皮鞋，乃末一弄堂人眼热煞，会跷大节头：啧啧，时髦来，顶脱哉。辣我刚晓得打扮个辰光，麇忒刮三噢，服饰个命运彻底遭到“秋风扫落叶”。三天两横头有人落到拨撕烂花衬衫，剪裁小裤管个悲剧……当初我穿过一双“懂经”鞋，差点惹出场风波。讲迭种鞋子像煞勿曾看见过，阿是？爷弄来个外国货？依年纪小小，穿奇装异服，



沪语小词典

懂经 dongjin

解释：时髦，精通

上海话：伊拉舅妈着衣裳真懂经！

普通话：他的舅妈穿衣服真时髦精通。

新上海人眼中的上海话

文 / 曾声威(复旦大学学生)

 我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在校学生，既是一名新上海人，也是新民晚报个读者。来上海勿过两年，我已经对碍座城市个历史、文化产生了浓厚个兴趣。特别是上海闲话版刊出以后，加深了我对上海方言搭上上海人生活个了解。我也那气关注上海方言个传承和发展。通过平常个积累跟细心观察，有了对上海闲话个进一步认识，希望自家能更快个融入上海。



依讲伊讲

 我是的的刮刮个新上海人。两年前海，当我拿起背包跑出浦东机场个辰光，就要紧想望望上海真实个样子。齐巧迭个辰光，发生勒意外个收获，拉拉开往市区个大巴车前头，一个上海阿姨跑过来搭我讲：“朋友，依到啥地方？”看我糊里糊涂，阿姨豪爆变成功浓重口音个普通闲话。介简单个言语，却让我感受到扑面而来个上海味道，迭个就是我收到个第一张上海名片——上海闲话。
 上海闲话，老早拨我个印象是模糊、负面、俗气个，伊被赋予交关地域歧视个含义。直到生活拉拉迭座城市，每天品味伊个气息，我才觉着上海闲话个价值搭仔活力是一道勿可忽略风景。
 上海闲话是上海人个母语。母语能传达老真实个情感，辣辣街头巷尾，我听到交关上海人个问候，“依好”“饭吃过哦？”“掰抢身体好哦？”“谢谢依”“再会”，软糯中夹带亲切，平实中饱含温情。有辰光，我也会得碰到上海人个脾气性情，“做啥啦？”“哪能？哪能？”“脑子坏脱啦”，眼看寸步勿相让，火山可能爆发，却辣末生头停脱啦。原来上海人倂晓得适度

原则，得不偿失个买卖从来勿做。
 上海闲话也是上海生活个丰富体现。一个新上海人，可能勿会得讲上海闲话，但是某些传神个上海词汇汇老早就派用场了。平常工作辰光，我会得听到“拎得清”“淘浆糊”“勿搭界”，休闲时，我会得遭遇“十三点”“洋泾浜”“豁翎子”，拖着慵懒尾音告讲拨你听“好勿啦”。看来浑然一体个上海气质呒没脱上海闲话，味道少仔交关。
 上海闲话还是上海文化个重要载体。掰两年，有关上海话保护搭传承个信息邪气多，蛮扎劲个，实际浪向是迭座城市文化认同个衰退危机。蹲拉上海，我搭交关上海人轧朋友，发现伊拉倂接受了多元开放个新式教育，遗憾个是，伊拉为此付出了相应个代价，掰就是母语上海话精髓个消退。假使有一日，上海闲话呒没勒，勿晓得阿拉会得是阿里种心态去面对？
 上海个城市节奏老快个，立辣十字路口个上海闲话，就像大观园里个刘姥姥，有眼搞勿清爽。作为新上海人，我珍视上海闲话个独特魅力，也期待上海闲话能走好自家个路，尽量保持那活泼与优雅吧。